



赵同胜（河北） 那路那人那车

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子，离县城并不远，大概有五公里路。小时候，我是很少去县城的，不是不想去，是娘不让去。娘说，县城和村里差不多，没啥好去的。我信了娘的话。

通往县城的路有好几条，在大人们口中，有“大道”和“小道”之说。“大道”是能走马车的那种路，有三四米宽；“小道”只能供人步行，宽不过一米。无论是“大道”，还是“小道”，总归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我头一次去县城走的是“小道”。若不是我死皮赖脸地在爹面前哭天抹泪，爹是不会带我去的。为这，我的屁股上还结结实实地挨了娘两巴掌。

那时，我还不到10岁。所谓的“小道”，说白了就是沟岸。那是个秋日，树叶依旧青翠，野草尚未枯萎。爹说到城里买啥农具，我并不关心那些，就想着尽快到县城，看看我从未见过的风景。爹牵着我，路上很少遇到行人。风吹庄稼发出“沙沙”的声响，间或有野兔之类的东西从草丛里蹿出，吓得我直打激灵。那段路，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腿都酸了。

到了县城，我发现，和娘说的完全不一样。我恍惚，娘是怕我要这要那，家里穷，没钱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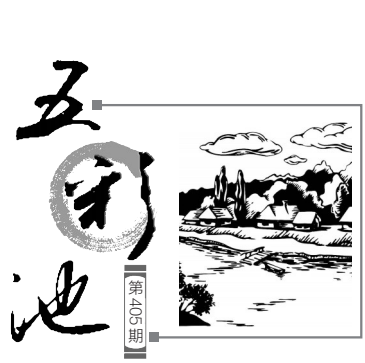
头一回走“大道”，是39年前我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家里有了一辆半旧的加重自行车。不巧的是，刚出村不久，就下雨了，开始还能勉强骑行，慢慢的，路上开始泛起泥浆，一点一点糊住了自行车的挡泥板，车轱辘再也不听使唤了。我急得只想哭，慌乱中，赶紧找了一截树枝，一边剔泥，一边光着脚，推着自行车小步往前挪，浑身上下俨然“泥猴”一般。短短五公里路，硬生生地花了四五个小时。

“大道”变成石子路，是我在县城上班并娶妻生女以后的事了，那时我有了一辆摩托车。周末，我携妻女回老家，赶上头天下了场小雨，石子路的路基没得说，但架不住路面上有一层几厘米厚的浮土，被雨水和成了稀泥。我一脸得意地向媳妇展示着自己的骑行技术，却在一个拐弯处彻底演砸了，刺溜一下，连人带车滑到了路边的沟里。我自是满脸羞愧，媳妇却乐得前仰后合。

到外地工作后，我就很少回老家了。前些日子有事回去，到县城有些晚了，错过了去村里的最后一趟班车。情急之下，我打电话给侄子，也就抽了两支烟的时间，侄子开着他的蓝色越野车就停在了我的面前。侄子组了个小施工队，干绿化工程，虽不至“土豪”，也算殷实富足。

行驶在宽阔平整的柏油路面上，我惊叹不已。侄子说，这些年，政府组织开展了“村村通”工程，每个村都修了这样的乡村公路。路过那个拐弯处时，回想起当年的情形，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侄子问我笑啥，我没正面回答，只嘴上念叨着，“这路真好，真好！”

40多年过去了，通往县城的路让我有了不一样的体验，曾经的泥泞坎坷，已然变得越来越平坦，预示着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顺。



编者的话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8年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由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广大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奋斗者和见证者，目睹了时代前进的步伐，见证了经济发展的巨变，镌刻下了激荡人心的历史足迹。他们经历了哪些变化？又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与难忘记忆？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家国情怀

陈海龙(四川)

自己的家。

那个被我们称为“摇晃楼”的家实在太穷了，有一半的人连草席、枕头都没有。我和我的同乡共睡在一张包被子用的油布上面，用脱下来的衣裤做枕头，半夜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常常被冻醒。

那时候，我们别无他念，只知道拼命地干活。如果能看一场露天电影，已像过节般的兴奋。虽然有限的粮食总是填不满我们的肚皮，但神圣的使命感却点燃了我們献身航空工业的热情。

我骄傲，我们是航空工人！搬进名副其实的单身楼是5年后的事情。虽然仍是8个人一间，但已经有了双层上下床和一张8人共享的桌子。这个新家宽敞明亮，热闹异常。每到春节，厂领导都要登门给我们这些不能回老家的单身职工拜年，弄得我们这些学徒工很不好意思。

业余时间，我在窗台上种了一盆茉莉花。我常常望着天上的飞机感到自豪，因为机身上有我们生产的产品。

我骄傲，我们是航空工人！家里的成员陆陆续续地被漂亮的姑娘“带”走了，单身楼逐渐演变为家属宿舍，我也有了一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不久后，一个同是航空人的女人闯进我的生

活，带给我一个关于家的概念。

家属宿舍一住又是5年，我们走进了双职工分房的行列，有了一个正规的家。说它正规，是因为有了一个小厨房的缘故。我们一家三口挤在一起，因为没有一个放饭桌的地方，只好在走廊里吃饭。

生活是清贫的，我们从清贫中汲取营养，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航空工业这片神奇的土地。

我骄傲，我们是航空工人！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祖国大地，给工厂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当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注入工厂时，一夜之间，沉睡的工厂苏醒了。

经过“军转民”剧烈的阵痛，经过艰难的体制改革摸索，脱胎换骨的大三线向社会揭开了它神秘而又不寻常的面纱。航空人再次“破冰”，工厂面貌日新月异，科技成果捷报频传，经济效益直线上升。三产分离、转轨变型，军民结合、并驾齐驱……一幢幢家属宿舍楼拔地而起，我们终于搬进了一套三居室的家。

铝合金窗户、草绿色防盗门、水磨石地面、砌满白瓷砖的厨房、马赛克铺的卫生间……有了卧室、饭厅、阳台和宽敞的客厅，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魔幻般地出现了。

工地生活变迁

杨丽丽(北京)

无所适从、迷茫无助时，一位经历过十几条铁路建设的老师傅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你们是新时代的大学生，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困难，那时候的工人是真的苦，过去有句话‘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说的就是我们工人。穷山恶水里，得自己开辟住所，架四根木桩，围一圈草席，盖上茅草就是一个工棚，四摞砖头加上一块木板就是一张床，十几个人挤在工棚里，夏天热得像蒸笼，板房的材质不隔音，晚上睡觉都能听到隔壁的呼噜声……

面对简陋的活动板房，与社会有点脱节的生活节奏以及烈日骄阳、尘土飞扬的工地环境，我抑制不住抱怨和唠叨。正当我

夏有风扇冬有暖气。这些是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安下心来，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居住环境会变得更好。”

老师傅的话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下敲进了我的内心。我慢慢冷静下来，开始认真对待生活和工作。如今我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工程项目，工地环境、居住场所一点点在发生着变化。从“家园式项目”到“花园式项目”，绿色建筑、绿色施工、装配式建筑等都已项目建设的必选项。对于作业在一线的工人来说，居住条件也在逐渐改善。每一个新项目的临建都考虑到员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办公地点、生活区域都会因地制宜，或租住，或搭建，不管哪种方式，内部的设施都是

齐全的，让工地上的工作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改革开放为中华大地注入了无限生机，也给工程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数的工程人就像老师傅一样从风餐露宿、筚路蓝缕走到了现如今的美好生活，他们吃过苦，受过累，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与时代一起进步，一代代传承着工程人坚韧顽强、无私奉献的精神。

40年光阴似箭，工地生活条件的变化见证了社会的变迁。从过去拥挤简陋的工棚到现在整齐划一、美观整洁的标准化宿舍，每一处细微的变化都记录着时代发展的轨迹，也见证了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质量带来的质的飞跃。

是人们的嘴却挑剔了，嫌自家做的不好吃，来了客人或隔三差五地就想下饭馆吃。于是有人看到了商机，先是大村有了饭店，后来小村也有了饭店，不过刚开始饭店的规模都不大，在自家院子里，腾出三五间屋子而已。那时农村的婚宴也有了变化，人们嫌麻烦不在自家做了，请专业上门包桌的，后来有人在村里盖了大饭店，档次上去了，上门包桌的就少了。

近几年，人们对吃偶尔又开始犯难了，在街上转几圈，看着大小饭店，嘴里说着“吃啥呢？”可心情却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没啥可吃，现在是选择太多不知道吃啥！

李凤高(吉林) 沧海桑田四十年（组诗）

电磁炉
1978年
我和母亲在农村老家生活
做饭炒菜
拉的是风匣
烧的是土灶柴禾
烟熏火燎中
母亲蒸出了饭香炒出了菜肴
后来用上了煤球炉子
感觉一身轻松
煮上一大锅饺子
饺子在锅里打旋
人乐得哼小曲儿
再后来用上燃气灶
用上电磁炉
随意开关定时
火来火去，自由控制
吃火锅、下饺子、炒菜、煲汤……
功能一应俱全
改革开放四十年
人们变得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自在

电视机
上世纪80年代
我在一个山区县城读高中
看电视得晚上去县文化馆
电子管彩色电视机
模样好胖好胖
后来参加工作了
十几个人挤在邻居家
围着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看《霍元甲》《上海滩》……
我1988年结婚
女方陪嫁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我家视为珍宝
后来又买了圆角的彩电
接着换成直角平面的
再就有了现在的曲面屏电视机
电视机播放着光阴的故事
也记录下改革开放跋涉的步履

电脑
1991年
我考取了企业职工大学微机专业
一台单显的电脑
老师说需要两万元
那时我的月工资是五十五元
我小心翼翼地上机操作
生怕弄坏了要赔偿
电脑的天价令我目眩
毕业之后没干上本行
我想这辈子与电脑绝缘
意外啊意外
现在普通的电脑也就两千元
电脑已成为我工作的伙伴
乘着新时代的东风
我慢慢品尝改革开放的甜
回味自己的青春
苦抑或涩

走过四十年
走过四十年
每一天都是一首壮丽诗篇
走过四十年
神州地覆又天翻
由贫穷封闭到凤凰涅槃
伟大的改革开放
有如天工画笔
画俏了中国的山川
画美了中国的城乡
画靓了中国人的精气神
回味初心
我们曾摸着石头过河
历经风雨雷电
今展筋骨
踏平坎坷成大道
我们充满希望与阳光
今之中国与世界
相依相偎守望相济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既是温馨的情结
更是贴心手挽手的
朋友
姊妹
兄弟